

程瑶田未刊书画题跋辑释

孟国栋 叶乾琦

内容摘要:作为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程瑶田对中国传统书画也深有研究,不仅有专论书法的著作问世,现存的许多书画中还附有他的题跋手迹。这些题跋多为程瑶田应友人之请为中国历代的名作,如《争座位帖》、《黄庭经》、《兰亭序》等所写的评鉴。由于深受朴学的影响,程瑶田所写的题跋重在考证一些具体问题,而绝少浮泛虚夸之词,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唐代的经生书、《兰亭序》的刊刻流传等书学史上聚讼纷纭的问题,都可以藉此得到进一步澄清。程瑶田在题跋的末尾往往会交待创作缘起和写作时地,对于全面了解他的学术成就、交游情况和生平经历也有较大的帮助。

关键词:程瑶田 书画题跋

陈冠明等整理的《程瑶田全集》^①收录了现存程瑶田的绝大多数作品,书后还附有前辈学者陆续辑得的诗文9篇,体例较为完备。然而程瑶田于传统学术所涉既博,享寿又高,加之诗文散佚严重^②,《全集》失收的作品也为数不少,彭林、徐到稳已从《续修四库全书》、《经韵楼集》等书中辑得佚文数则^③。笔者对近世的书画文献关注有年,发现程瑶田未刊书画题跋多篇^④,特为录出,供相关学者参考。

①陈冠明等点校:《程瑶田全集》,黄山书社,2008年。

②程瑶田生前曾多次将自己的诗文结集刊刻,然而却多散佚不传,《程瑶田全集》仅收录曾刻入《通艺录》中的《修辞余钞》、《让堂亦政录》以及新发现的《饮莲集》稿本。它如《藤笈编》、《非能编》、《让堂诗钞》等恐已亡佚。

③彭林、徐到稳:《〈程瑶田全集〉补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5期。

④此外,大阪市立美术馆藏董其昌《〈送李愿归盘谷序〉书画合璧》卷后有程瑶田题跋真迹一则,彭、徐文已据《续修四库全书》本《穰梨馆过眼录》补得,此从略。

一、《秋江别思图》跋

隰西沙门慧寿图秋江别思，送顾宁人自淮阴渡江归唐市，并纪其事于卷后。慧寿者，彭城万寿祺字年少又自号寿道人者也。余曾见其为徐君平^①画册自题曰：“君平薄游淮阴，予为沙门于普应寺。寺在浦西寺之东，予隰西草堂在焉。”今言“辛卯秋，顾子由唐市至淮之浦西，过予草堂”，是其为沙门之后五年也。及检《亭林诗集》，至其纪年辛卯，有《赠万举人寿祺》诗，即此作画言别时所赠者也。亭林五十初度在壬寅岁，上数辛卯，为前十一年，则亭林过淮时年方三十九也。《昆山县志》云顾炎武初名绛，字忠清，后改今名，字宁人，号亭林。今乃自呼圭年，云：“予再转注而得此名。”是至此三易其名矣！故寿道人云：“子非宁人乎”？明宁人之字在名圭年之先也。然考其著书：刻《日知录》，自序云在丙辰后六七年，其时年六十四矣；刻《音学五书》，自序云在庚申，时年六十八。二序皆署名炎武。然则三十九岁时虽转注为圭年，而终其身犹呼炎武，不径改之，故《县志》及朱竹垞著《明诗综》并逸圭年之名，世遂无知之者矣。孟嘉^②藏此卷，出以见示，为疏记之，以备考云。嘉庆二年新秋，让叟程瑶田书，时年七十有三。

细玩顾诗，□寿道人作画言别时所赠。先是金陵相见，道人反淮，顾氏归吴，当在夏日汛涨之时忆道人而作，故语曰“会待淮水平，清秋发吴榜”。然观道人叙再见情事，似作诗时尚未寄赠，后果于秋发榜至淮，乃出前所作诗以赠之耳。让叟又记。

按，《秋江别思图》，明代遗民万寿祺为送别其友人顾炎武而作，清代晚期曾有吴騄、何绍基等人摹本。孙诒让在《题万年少赠顾亭林秋江别思图模本跋并叙》中云：“江阴吴冠英所模万年少赠顾亭林《秋江别思图》，经程易畴、张厚斋诸先生鉴赏题考，并精妙绝伦。原图今不知存佚。此虽传摹之本，然虎贲中郎，亦足令人神往。光绪辛卯三月，永嘉陆君佑臣持此属题，谨缀四绝句，以志眼福。”^③此图 1953 年由余绍宋先生捐赠国家，现藏浙江博物馆。图

①徐秉衡，字君平，号孝若，歙县（今安徽黄山）人，曾一度寓居苏州、淮阴等地。为万寿祺挚友，清兵入关前后，一直与万寿祺联系密切，顺治六年（1649）出家为道士。

②巴树谷，字孟嘉，号艺之、秋农、曙谷等，歙县（今安徽黄山）人。乾嘉时期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巴慰祖长子，亦工书画、篆刻，富于法书名画的收藏，有《四香堂印余》传世。

③孙诒让：《籀廬遗文》，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96 页。

后依次有万寿祺、程瑶田、张穆、祁寯藻、端方等人题跋。据万寿祺的题识^①可知该图作于顺治八年(1651),其时二人均因从事反清复明活动而或“隐于商贾”,或“隐于沙门”,端方题诗中云“君为四海习凿齿,我是弥天释道安”,表达的正是此意^②。

程瑶田此跋作于嘉庆二年(1797),重在揭示顾炎武曾改名圭年的事实。顾炎武改名圭年的具体经过,史籍并无明确记载,以万寿祺的跋文最早也最为详细:“辛卯春,始遇顾子于旧都。顾子名圭年,顾子曰:‘予再转注而得此名。’予少异之。”可见至迟在顺治八年春,顾炎武已更名为圭年,时年三十九。程瑶田在文中运用大量的笔墨论证“宁人之字在名圭年之先”,实无必要。根据古人称谓的惯例,万寿祺自然应该称呼顾炎武的字而不应直呼其名,因此即使顾炎武在改字“宁人”之前已更名“圭年”,万寿祺亦当作如是称呼。而顾炎武也并非“终其身犹呼炎武”以至“世遂无知之者”。据记载,顾炎武本人在康熙年间所作《赠吴县李灌溪侍御》中即再次使用圭年的名字^③。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亦云:“吾邑吴苍符《偶成》二首云:‘终南山下草连天,种放犹惭古史笺。到底不曾书鹄板,江南惟有顾书年。’”^④“顾书年”下有小字注云:“谓顾宁人。”^⑤王应奎主要活动于康乾时期,《柳南随笔》刊于乾隆五年(1740),都远较程瑶田跋文为早。不过清人所编各种《顾亭林年谱》皆据程瑶田之说著录,并为今人所袭用,就中亦可见出此跋文的价值和程瑶田的影响力。

①图后附有万寿祺的长跋:“辛卯春,始遇顾子于旧都。顾子名圭年。顾子曰:‘予再转注而得此名。’予少异之。是年秋,顾子抱布为商贾,繇唐市至淮之浦西,过予草堂,予始虽心异顾子,至是乃详知顾子之为予友也。曰:‘子非宁人乎?方少年时,操笔挟策,论古今之事。国步既倾,屡经丧乱,天下之贤者不能须臾忍,多成名于锋刃屠割之间,予与子亦几不得免。事既不就,行且八年,而子隐于商贾,予隐于沙门,虽所就之路殊,志足悲矣。今子操奇赢于市中,宰天下之平,于此始基之乎?抑将终身焉与监门屠狗者伍耶?子归唐市,念未转注时昔之名者安在,则庶几舍商贾而求所为宁人者乎!’是日也,顾子欣然鼓枻渡江而东去。隰西沙门慧寿。”

②端方在卷末题诗二首,抒发了对顾炎武易名和隐逸等的慨叹:“易名何事学陶朱,也借扁舟泛五湖。载得无穷家国恨,多烦点笔到菰芦。君为四海习凿齿,我是弥天释道安。一样江湖感离别,残煤秃颖耐人看。”

③按:此诗不见于今本顾炎武诗集,恐已亡佚。吴映奎《亭林年谱》云:“康熙中《赠吴县李灌溪侍御》诗,自称名曰圭年。”见周可真:《顾炎武年谱》,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

④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68页。

⑤按:“顾书年”乃“顾圭年”之误,“书”字当承上句之“书鹄板”而讹。

二、董其昌书《黄庭经》跋

香光论书，每言赵魏公^①临摹过于肖似，而又往往谦言己之不能形求，是又以不肖似为功有未至耳。然试观所书《黄庭》一卷，气敛而不散，神王而不露，纯以空运而息自深深，纯是内运而光尤熊熊。所谓天下之马，若灭若没，若亡若失。故九方皋之求马，以牡而骠者为牝而黄，伯乐亟称之，谓“在其内而忘其外，非臣之比者也”。香光此卷毋亦观于天机者乎？其于肖似有不在彼而在此者矣。嘉庆三年中秋，观于钟铎石磬之斋，因书于卷后。让堂老人程瑶田，时年七十有四。

按，董其昌楷书《黄庭经》，现藏故宫博物院，原定为“存疑”又“伪”，后经董邦达先生鉴定，“应为董书极早手笔，真迹”^②。除了程跋以外，还有汪恭、吴云二人的题跋各一通，表达了与程瑶田相近的看法^③。

董氏论书，好以赵孟頫为的。其《画禅室随笔》云：盖王著辈绝不识晋、唐人笔意，专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须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此赵吴兴所未尝梦见者。又云：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门室也。又云：书家以险绝为奇，此窍惟鲁公、杨少师得之，赵吴兴弗能解也。以此而观，董其昌所谓肖似，一方面，如其《画禅室随笔》中所云：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此正程瑶田所言功夫未至之意。而更重要的方面，肖似其实要求在学习古法时，能够充分领会古人奇险潇洒之致，以奇为正，不为形貌所拘。正如其《董华亭书画录》中所言“先具天骨，后传古人之神。太似不得，不似亦不得”^④。由熟返生，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正是“肖似”之精神所在。董其昌还常用“肖似”与否来评价自己或他人的作品，如：“唐宋以来，名家书法，皆可背临。赵吴兴不能如余之肖似，无本家笔也。”^⑤自信之态，溢于言表，程瑶田题跋中言董氏“谦言己之不能形求”，则非真低首古人，实乃自高之论也。

三、唐写本《郁单越经》跋

右唐人书《郁单越经》，前未署题。而呼为郁单越者，以是经开章云：

①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等，封魏国公，谥文敏，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元之际书画家，有《松雪斋文集》及诸多书画、题跋传世。下文之赵文敏亦是赵孟頫。

②参杨帆：《浅析董其昌楷书〈黄庭经〉卷》，《书法丛刊》2013年第4期，第54页。

③如汪恭题跋云：“董文敏平生于小楷更自矜重，况临《黄庭》全篇乎？易田先生跋此卷‘气敛而不散，神王而不露’，真定评也。松壑贤弟笔致清妙，今得此墨宝，晨夕摹临，吾安能测其造诣之所止耶？戊辰清明后一日，汪恭观于挥烟诗屋，因记。”

④董其昌：《董华亭书画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

⑤董其昌：《董华亭书画录》，《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4页。

郁单越，天下多有诸山。已又详陈是山水土、草木以及一切物类、人民、谣俗之异状，末乃解郁单越义，为秦言最上以结之，故遂呼为《郁单越经》也。其书坚挺瘦劲，类褚河南^①。唐一代人写经皆如此风格，亦不似唐以后人。虽前后未署写经者姓名，然可断其为唐人无疑也。按：《职思堂帖》中刻《七宝转轮王经》，跋以为钟绍京手迹。相传鲜于困学珍藏室中，夜有神光烛人。而永乐中金幼孜跋，亦谓上以内府秘藏钟绍京书赐之曰：“钟书超出虞、褚。”然则《七宝转轮王经》远自元世至于明初，定为钟笔，流传相授，确有端绪。此卷字体、笔法、气韵一一相同，无豪发爽，则谓是经为即写《转轮王经》者一手所出，岂曰似之，实惟其有之也。然余考《唐书·钟绍京本传》云：初为司农录事，以善书直凤阁。武后时署官殿明堂、铭九鼎，皆其笔。景龙中，会讨韦氏难，拜官、进爵、封户。后坐事贬，夺阶封。开元十五年入朝，元宗悯之，授官迁职。久之，年逾八十卒。而《七宝转轮王经》署贞观廿二年，其年岁在戊申也。下数开元十五年丁卯岁，计八十年。绍京卒年逾八十，远在丁卯之后，则贞观廿二年绍京犹未生也。执此以难鲜于困学诸人，其将何辞以对？今世家家有之，人皆以为钟绍京书者曰《灵飞经》。董香光极爱之，言每写《法华经》辄先展阅一过，且谓袁清容定为钟笔。余按：《灵飞经》后署“开元廿六年太岁戊寅”。史不载绍京卒于何年，然断在开元十五年后。考其初仕以善书直凤阁，凤阁官名武后所改，是时绍京初仕，度其年当在二三十岁间，至于戊寅，八十内耳。例以文待诏^②八十七岁犹能作小楷跋米临《兰亭》，则绍京书此固不为异事也。此经不著书人，亦无年号，然仰逼《转轮》，俯侔《灵飞》，洵为唐人法书杰制。必求其人实之，则以《灵飞经》为钟书。虚舟^③吏部然且疑其非是，大书特书而为香光正其讹。此考古者所当从吾夫子阙疑之训也。余谓宝是经者，但当如困学之宝《转轮王经》、香光之宝《灵飞经》，所谓具正法眼，悟第一义，神与古会，如斯焉而已矣。洪生受嘉自邗江见寄，言其内兄鲍子席芬收藏，将模勒上石，令余鉴别，为扬榷论之如此。嘉庆四年十月既望，程瑶田，时年七十五。

①褚遂良，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初唐名臣，著名书法家，书法有《倪宽赞》、《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龕碑》、《枯树赋》等作品传世，先世本在河南阳翟，故世称褚河南。下文之褚登善亦是褚遂良。

②文征明，初名璧，字徵明，四十二岁后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代书画家，与祝允明、王宠并称“吴中三子”，官至翰林待诏，世称“文衡山”或“文待诏”。

③王澐，字若霖，号虚舟。金坛（今江苏镇江）人，清代著名书法家，官至吏部员外郎。康熙时以善书，特命充五经篆文馆总裁官。

按,《郁单越经》,现藏上海博物馆^①,除程瑶田跋文以外,卷末尚有嘉庆九年(1804)王芑孙题跋两通和光绪五年(1879)吴云题跋一通。

程瑶田跋文旨在考订《七宝转轮王经》和《郁单越经》的抄写者。《七宝转轮王经》自元代的鲜于枢起,历来都认为是钟绍京所书。钟绍京之生卒年,史无明文,两《唐书》本传也只是说他年逾八十而卒。此处程瑶田根据《七宝转轮王经》后所署抄写时间为“贞观廿二年”而“下数开元十五年丁卯岁,计八十年。绍京卒年逾八十,远在丁卯之后”,从而得出贞观廿二年钟绍京尚未出生的推论。钟绍京卒年远在丁卯(开元十五年)之后,在出土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唐代墓志汇编》收有钟绍京妻子的墓志铭^②,题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右谕德钟绍京妻唐故越国夫人许氏墓志铭”,志文亦云钟绍京“昔岁甫上龙飞,有大勋,迁中书令,今为太子右谕德”,所载均与两《唐书》的记载相吻合。许氏卒于开元十七年(729),葬于开元十八年,志文当作于本年,文中既称钟绍京“今为太子右谕德”,可见此时钟绍京仍健在。因此,程瑶田的论断应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对鲜于枢等人的反驳也是釜底抽薪式的。

至于《郁单越经》的抄写者,程瑶田并未明言,只是认为乃“唐人法书杰制”、与《七宝转轮王经》如出一手,最终还是遵从了孔子的“阙疑之训”。王芑孙更进一步认为“唐人自有此一家书”,可谓一语道破六朝隋唐经生体的真相^③。持同一意见的还有钱泳,他认为:“有唐一代,墨迹、告身而外,惟佛经尚有一二,大半皆出于衲子、道流,昔人谓之经生书。其书有瘦劲者近欧、褚,有丰腴者近颜、徐,笔笔端严,笔笔敷畅,自头至尾,无一懈笔,此宋、元人所断断不能跂及者。唐代至今千余年,虽是经生书,亦足宝贵。往时云间沈屺云司马托余集刻晋、唐小楷,为其聚唐经七八种,一曰《心经》,即屺云所藏。一曰《郁单越经》,歙鲍席芬家所藏。一曰《转轮王经》,繁昌鲍东方所藏……生平所见者,不一而

①按:《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曾将《郁单越经》作为附录加以影印,编号为上博附02(13838)。因该卷乃传世作品,并非出自敦煌藏经洞,但却收录在敦煌文献中,因此均未引起敦煌学界内外学者的关注。

②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67—1368页。

③王芑孙跋云:“余旧题《灵飞经》有句曰:‘不知袁桷缘何事,强换题签钟绍京。’盖十年前尝极意是经,寻其曲折,中多褚法,故不信香光之说也。今睹歙鲍氏所藏是经,硬黄本坚致,墨润入纸髓,而行笔正与《灵飞》法流相接,自是世间铭心绝品。因遂借留逾月,仿写五六通,能使旧时学《灵飞》所得一笔两笔复来掬下,其为唐人真迹无疑。唐经生书在世者多矣,又何必求其人以实之,而后为精鉴哉!乃用《大藏》诸经通例,定其名曰《佛告比丘郁单越经》而为之书其后。嘉庆九年岁在甲子夏五月望后十日,长洲王芑孙审定于真州之乐仪书院。”“安阳新出土唐永隆中傅党仁等造阿弥陀佛像款识,十四行小楷,其行笔结字与此宛肖,如出一手。永隆在高宗朝,具知欧、褚以后,颜、柳以前,唐人自有此一家书,而是钟非钟更无足问也。是岁六月既望,芑孙又题。”

足,乃悟《灵飞经》之非钟绍京书,不辩而自明矣。”^①当时敦煌藏经洞并未打开,传世唐人写经仅有少数几种留存,乾嘉诸老能有这样的认识,不可谓无识。

四、丰坊藏玉枕《兰亭序》拓本跋

《稊帖》曾见数十种,而玉枕缩本有四焉:一本前有立像,小篆题“晋右将军王羲之”七字,后有“悦生”瓢章,又有“物外奇宝”阴文方章,末署曰“宝庆二年正月朔珍勒”。沉着流动,有力透纸背、神浮纸上之妙。贾氏收藏甚富,故虽缩本,神自完善,其取材者精也。又一本亦贾氏所摹者,末行亦有“悦生”瓢章,与思古斋刻一字不异,所缺廿有七字,惟“丑”字不缺耳。可见万历间张登云跋思古斋石,谓颖上民间掘井得之者,其未入井之先,在宋时此石原在人间,思翁言藏思古宋搨不虚矣。此缩本气韵不减颖上,亦佳制也。近日会稽张笠城于京师旧家得一石,石背有右军立像,与贾本长大相等,而衣裔飘颻,不似贾本前后檐如。“会”字缺角,裂纹依定武本,中钤损“群”、“带”、“右”、“流”四字。余按:虚舟题跋言文待诏云贾氏刻有二石,一立像而鬚心,余所见“宝庆珍勒”者是也;一坐像而执卷,则虚舟所见闽中萧氏所藏石,后其子携至金坛依于外家者是也。虚舟言坐像刻于石背,“会”字缺角,“群”、“带”、“右”、“流”字钤损,与张氏所得石同。不同者,张乃立像,或疑张本为赵文敏所摹,近之。独是余见贾氏立像本近定武派,虚舟见贾氏坐像本乃摹定武石者。而余又见其摹思古斋本,是贾氏缩本有三石矣!余又得一本,与张氏石缺角同、裂纹同、横直分寸并同,惟四字未钤损,刻手优于张氏石。虚舟曾借周白民所藏宋搨,行列宽于贾刻,此本疑或同之。乾隆己酉夏五,嘉定钱饮石出示此卷,与张氏及余所得两种高下同,横处较狭半行。瘦硬而内敛,笔如画砂印泥,中边皆彻,近定武派,而“会”字不缺,体亦微异,然刻法遒劲,非宋人不能为。纸色、墨色古光殊异,真数百年物也。近而求之,不类赵文敏与虚舟所见坐像本,惟行列较狭同,而缺角、钤损不同。余所见贾氏立像本缺角、钤损与否,今已忘之,岂同其本而失去像耶?宋祐陵^②书法工妙,提笔空运,此岂经其润色者耶?不可知也。要之,出自宋人,断无疑者。秋七月廿四日,歙浦程瑶田跋于嘉定学署之无俗声室,时年六十有五。

按,该拓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原为丰坊旧藏,后为钱大昕之子钱东壁购得,末有钱维乔、程瑶田、钱东壁等人题跋。

程瑶田此跋未署年份,但由文中所言“乾隆己酉”及其年龄可推知作于乾

^①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第267—268页。

^②宋徽宗赵佶,宋神宗之子、哲宗之弟,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死后葬于绍兴东南之永祐陵,于书画方面造诣颇高,自创“瘦金体”和“院体”,后世书画家多以“宋祐陵”称之。

隆五十四年(1789),为其担任嘉定教谕的第二年。跋文重在梳理四种玉枕《兰亭序》的刻石及流传情况,并订正了以前学者的错误认识。文征明(待诏)、王澐(虚舟)等皆认为贾似道摹本玉枕《兰亭序》仅有两种石刻,程瑶田则根据自己的见闻,确认“贾氏缩本有三石”。加上其本人所藏“群”、“带”、“右”、“流”四字未钤损者,总共四种。据钱东壁题跋可知^①,此本乃其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购自“甬上旧家”。石刻刊印,通常逾远者神貌逾完。丰坊本“会”字不缺,“群”、“带”、“流”、“右”亦无钤损,年代当在坐像本、张氏本之前,故程瑶田推测或与贾氏立像本“同本而失去像”。观此缩本,诚如程氏所鉴,用笔瘦硬,体势宽博,格调高古,精光内敛,整体风格比定武稍柔而比褚派微劲,刊工、书法皆臻佳妙,程氏以为宋物无疑,钱大昕至为宝爱,确为精于识者之论。

五、明拓神龙本《兰亭序》跋

唐模《兰亭》以其小玺中有唐中宗复位年号,世遂以名之。余据贞观玺及褚氏章定为贞观本,于乾隆丁未重模一通,刻石都门。《楔帖》此一种石刻,吾知其现存者有三:一为石履端借王文恪家藏本覆刻者;一为洗玉池本,今藏四明范氏天一阁;一为项子京之子德宏钤石本,盖墨迹在项氏,分授其子,故重刻之。其所钤玺章二十馀事,三石大略相同,盖皆明季覆本。又见江秋史^②侍御蓄一本,有元人陈彦廉跋,其为宋拓无疑。余又蓄一本,玺章略同,而有“三雅斋石”四字章,未行“褚氏”章下有“素阅”二小字,不知此石今存否?亦不辨为何时物,较上所见三石稍前。此本独多米元章^③记十三字,其风姿不在天一阁本下,又经江上外史^④鉴别,良足珍也。嘉庆丁巳秋,程瑶田观并记之,时年七十三。

按,该拓本现藏故宫博物院,据卷末所附王为穀题跋可知此本原为其曾

①钱东壁跋文云:“乾隆丁未夏六月六日,余从甬上旧家购得此卷并大令《十三行》,皆丰道生定为宋榻者。《十三行》为好事者攫去,至今思之,犹耿耿也。卷末有‘宜子孙’、‘白石子孙’二章,丰氏印也。缩本《兰亭》,人间佳者甚少,程易田先生跋语最详,亦定为宋拓。家君于金石文字收藏二千余种,鉴赏尤精,亦以为至佳本。此卷藏于十驾斋,非精识者不相示也。己酉秋日重展识数字如左。饮石钱东壁。”

②江德量,字成嘉,一字秋水,号秋史,仪征(今江苏扬州)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探花,官监察御史。好金石,工刻印,收藏碑刻拓本及宋本书甚富。著有《泉志》、《广雅疏》等。

③米芾,北宋书画家,初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等,世居太原,迁襄阳,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有《苕溪诗》、《蜀素帖》、《虹县诗》、《多景楼诗》、《海岳名言》等法书、书论存世。下文之米老亦是米芾。

④笪重光,字在辛,号君宜,又号蟾光、逸叟、江上外史等,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一作句容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工书善画,精赏鉴。有《书筏》、《画筌》等著作传世。笪重光与姜宸英、汪士鋐、何焯称四大家。精古文辞。

祖、道光年间著名的收藏家王相旧藏，原出于笄重光鉴定本^①。王跋后另附有过录自笄本的笄重光、洪颐煊、程瑶田等人的题跋数通。

程瑶田此跋重在梳理神龙本的命名及其在后世的摹刻与流传情况。由文中可知江德量曾藏有宋拓神龙本《兰亭序》，程瑶田本人亦藏有明拓《兰亭序》，并曾于乾隆五十二年重新模勒刻石于京城。

程氏跋言其所藏之“三雅斋石”本风姿不在“天一阁本”下。今以神龙摹本墨迹合两本而观，“三雅斋石”本虽气息淳雅，然线条稍细，顿挫婉约，有失旧观。不及“天一阁本”粗细较然，丰腴华美，有飞动之致。“天一阁本”还原之准，刊工之佳，与原贴相比，所失只在毫厘之间，令人叹为观止，“三雅斋石”毕竟稍逊一筹。

六、清拓《安素轩石刻》宋徽宗、高宗临《兰亭序》跋

周密《癸辛杂识》载徽宗定鼎碑瘦金书。王弇州^②跋周昉《擘阮图》言：“宣和帝手署三字‘瘦金体’。”又云：“《红桥鹢鹢图》，帝作数百言叙其事，真瘦金体也。”今见所临《稊帖》，乃知瘦金之名不诬矣！席芬大兄从真迹搨而上石，又得高宗临本，合为两美。宋帝书类从褚、薛门户中来，工部所谓瘦硬通神者，倘令彼公见之，亦不得不凭之也。嘉庆庚申，程瑶田跋，时年七十六。

按，该拓本现藏故宫博物院，与上文所言《郁单越经》均被鲍席芬刻入《安素轩石刻》。此跋文乃嘉庆五年（1800）刻石之前，程瑶田应鲍席芬之所请而作，重在评宋徽宗的书法风格并追述其渊源。

程氏言宋帝书法类从褚、薛门户中来，甚当，然观此二帖，非仅局限于二家。徽宗临本，擒纵矫健，奇异跌宕，帖中“茂”、“林”、“足”、“宙”等字之用笔结构，极类米芾，与其成熟的瘦金书风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其横画收笔重按似鱼头，捺脚开张如锤状，劲健挺拔，已见瘦金笔法之端倪。

宋高宗书法，幼承庭训，早年从黄山谷、米南宫字中而出，后上溯二王，得力尤深。此帖风格介乎米芾和二王之间，有米字之丰润而略无其跳脱，得二王

①王跋云：“此先曾大父所藏神龙《兰亭叙》旧本也，比以校勘《兰亭》，儿辈检进，始知其出于笄江上鉴定之本。其笄本与宋明两本异同处、此本与笄本小异处、印章剜截处均于宋本中详悉记之。第笄本帖首有‘唐模兰亭’四楷字，在神龙半印之右后有‘长乐许将，熙宁丙辰孟冬开封府西斋阅’两半行、‘崇宁纪元十月五日襄阳米芾记’一行，皆原刻也，此本悉无，当为人割去。笄本外史跋后有汪、洪、程三君跋，足资考证，录附册尾，与宋本及庄炳瀚所贻明本并什袭之，且以此为明拓第一本云。丁巳九秋，王为毅。”笄重光跋云：“唐模《稊叙》流传海内者，至今未绝，此本有米襄阳、赵吴兴印记，其为所鉴定，是佳妙无疑也。旻溪禅丈能知珍袭，不减元孤独长老矣。江上外史题。”

②王世贞，字元美，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江苏苏州）人，明代文学家，后七子之一，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编》、《弇山堂别集》等著述传世。

之清雅而稍乏其骨力,当是高宗书风逐步走向二王时期的作品。虽不及徽宗沉着痛快,但温文尔雅,秀润可爱,其实更有晋人风韵。历代书论,多称宋时帝王才艺超迈,以此合璧而论,诚非虚语也。

七、宝鸭斋藏《兰亭序》拓本跋

故宫博物院藏宝鸭斋《兰亭序》拓本中有程瑶田的题跋十五通:

1.元祐三年本。此本运腕之法,与高颀监刻之开皇本同一关捩,惟押缝“僧”字上无“騫”、“异”二字耳。余前跋高颀本,以为褚、薛家法,尤近薛曜,宋祐陵书,庶几近之。今是本末署元祐,元祐为泰陵年号,盖祐陵兄也。然则此模勒者,岂亦经祐陵润色之耶?余之鉴别,不为无所见耳。戊申五月,歙人程瑶田书。

2.定武中断本。苍秀可爱,其风格岸异,令人望之,不等于优孟衣冠也。瑶田。

3.定武板本。清而腴,瘦而健,虽字体稍觉直遂,不嫌也。丁未新秋,瑶田记。

4.定武斜断本。余前见《稊帖》两本,无豪发异者,跋之云:“缜密以栗,对之良久,使人躁气潜消。”复记之云:“二本须合装之,毋令离之两伤。”今见是本,虽颇残阙,然与前二本又如出一手,岂此一本为原石,而覆本更有二石耶?因以此本列之于前,亦可谓三为众矣乎!瑶田记。

5.颀上残本。颀上残本,今为其邑之某家藏之,甚珍秘,不轻示人。余闻之吾友业鹺于其地者。瑶田记。

6.颀上重刻本。此与颀上本一笔不殊。然校之蒋永仲所摹勒者,妩媚有之,而其筋为肉之力者弗及之,或者其覆本乎。然亦自佳。程瑶田跋。

7.颀上重刻第二本。此亦颀上覆本,神采奕奕,韵致殊佳,觉去原石犹未远也。瑶田记。

8.《郁冈斋帖》冯承素本。姿态横生,瘦硬通神,《郁冈斋帖》中所收冯承素模本是也。当与世所流传米老对紫金浮玉山重装本合观之,可得右军醉后运腕之趣。程瑶田跋。

9.杨仙芝本。此定武流派,厚重中绰有风神,以近日何氏、荀氏本校之,孰优孰劣,必有能辨之者。歙浦程瑶田跋于京师之无俗声室。

10.颀上玉枕本。此玉枕本有“悦生”瓢章,为贾师宪所摹者。字画与思古斋褚本一笔不异,体虽缩小,而气韵不减,亦佳制也。程瑶田跋。

11.定武花石本。褚登善《稊帖》二种,米氏父子家法盖从此问津。余有跋,详后一帖中。瑶田记。

12.三字押缝本。提笔空运,举重若轻,而体格丰腴,复无寒俭(按:手迹原误作“健”)之态。押缝有“騫”、“异”、“僧”三字,与高颀监刻之开皇本同,惟“会”字不阙,亦不似高颀本之筋骨棱露耳。端凝和美之中,有

卷舒自如之致,当是宋刻无疑。拓本虽不辨何时,然铤铄丝豪未损,断非近世之物也。戊申夏五,程瑶田跋,时年六十有四,同鲁公书《论坐帖》之年矣!

若是宋刻,似亦曾经祐陵润色,特《兰亭》本来面目未改耳,具元鉴者或不河汉余言。寿丈人又记。

13.定武有界本。缜密以栗,对之良久,使人躁气潜消。《稊帖》无美不具,而味之弥永,端在于此。瑶田。

后又一本,笔法与此无豪发异,工力悉敌,逐字比较,莫能辨其为二石。惟此本有分行界画,后本无之,为异耳。二本须合而装之,毋令离之两伤也。瑶田又记。

14.定武无界本。与前一本无豪发异,此本无分行界画耳。瑶田记。

15.褚氏双龙玺本。褚登善《稊帖》二种,风格略同。一本末有文字,后署“臣褚遂良”四字。此本末阙文字,后钤“褚氏”二字阴文章。刻手则前本老苍,此本秀润,米氏父子家法盖从此问津。乙巳岁,瑶田居杭州,与梁山舟氏论《稊帖》,出此种旧搨见示,甚珍之,谓当是小米临本。余曰似也,然未敢知其审。言已寄与曲阜孔氏,刻入《玉虹楼鉴真帖》中。程瑶田记。

按,清徐树钧《宝鸭斋题跋》中云:“余旧藏《兰亭》八十六卷,为黄吟川、程瑶田故物,皆宋元明拓本,古色古香,无美不备。”^①此套《兰亭序》后经徐恕、张伯英、容庚等递藏,现藏故宫博物院。

与其它题跋不同,这些跋语多较简短,题署也较简略,仅署名字者居多,出现时间者仅有三处:分别为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其时程瑶田正居京师,准备乾隆五十三年的大挑,终于在暮春时节得中二等,并于当年七月赴嘉定任教谕。元祐三年本、三字押缝本上的题跋正作于此间。杨仙芝本虽无时间,但地点署作“无俗声室”,与丰坊藏玉枕《兰亭序》拓本题跋的地点一致,可见该文亦作于其担任嘉定教谕期间。

程瑶田似乎对《兰亭序》有特别的爱好,除了上述诸本以外,还曾收藏、鉴别宋明拓《兰亭序》多种,如江德量即在宝鸭斋藏《大观摹开皇本〈兰亭序〉》的题跋中称“吾乡程易田学博曾藏开皇本之宋搨者”。更于乾隆五十二年将明拓神龙本重新模勒刻石于京城。宝鸭斋旧藏《兰亭序》所存程瑶田的跋文主要在于品评不同拓本之间的文字和书法风格的异同,间有对各本拓印时间的考辨,原本轻松愉悦的品评鉴赏,亦掺入纷繁复杂的考证工作,朴学的兴盛对士人生活的影响可见一斑。

八、补陀洛伽之室旧藏程瑶田自作诗手卷

晚岁辞神石,归途仄更迂。溪声薄暮近,人迹此山无。

^①湖南图书馆编:《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岳麓书社,2011年,第423页。

待月看穷目，吟诗捻断须。翻疑鹿走险，不择地欧夷。

除夕扶灵素，来游古紫阳。暮云低抹黛，昏色远垂黄。
禅定无风树，机忘却老方。羽人不可见，丹灶旧微茫。

斗山高百仞，步履上城闉。左挹华屏障，右开太白津。
夕阳迟半隅，生月照初春。南望悠然见，宣平此悟真。

新诗三首，辛酉暮春，书于佳日多处，为左恬宗文属正。瑶田。时年七十又七。

按，此手卷原为吴云旧藏，递经贵池刘世珩父子、胡小石先生次子杨白桦收藏，后于北京荣宝 2007 秋季大型拍卖会·补陀洛伽之室藏书画专场拍出，现藏私人手中。

由卷末的题识可知此手卷乃是程瑶田写赠同宗程左恬的。许承尧《歙事闲谭》载：“旧藏程左恬熙所书楹帖刊本二对，书法欧阳，颇秀雅。不知为何人……近阅鲍双五先生诗集，中有《题程左恬风木图诗》，是左恬与双五同时也，余仍不可考。”^①今按：程熙，字左恬，安徽歙县人，与鲍桂星、焦循同时，焦循亦有《题程左恬风木图》诗。^②

程瑶田的这三首诗歌，涵义较为显豁，乃是一组记游诗。卷末题识既然明言乃是新诗，再由诗中的频频出现的“岁晚”、“除夕”等信息看来，程瑶田出游的时间当在嘉庆五年（1800）末，书写时间则为次年春，此段经历也可补罗继祖《程易畴先生年谱》之缺。

【作者简介】孟国栋，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叶乾琦，男，浙江省温岭市文化馆馆员，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与中国古代书画。

①许承尧：《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第1096页。鲍桂星（1764—1824），字双五，歙县（今安徽黄山）人，嘉庆四年进士。历任河南、江西、湖北学政，累迁内阁学士。《清史稿》卷三七七有传。

②焦循：《焦循诗文集》，广陵书社，2009年，第101页。